



革命故事

5

红光照耀山村

春风文艺出版社

革命故事

第五輯

紅光照耀山村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5年·沈阳

目 录

紅光照耀山村·····	钱立匡 (1)
水的故事·····	思先征 (21)
軍民合影·····	崔纪文 (34)

紅光照耀山村

钱 立 匡

今天，我来讲一段解放軍战士帮助人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解放軍某部“馬定夫爱民模范連”。在讲这段故事之前，先讲讲“馬定夫爱民模范連”的来历。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三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山西省太谷县楓子岭村全村有一千五百多名群众，突然被二百多个日本鬼子包圍了。这群野兽在群众的四周架起了机枪，他們端着刺刀，哇哇乱叫，連打帶罵地逼迫群众供出八路軍隱藏粮食的地方。可是，上自白发蒼蒼的老人，下至剛懂事的孩娃，沒有一个怕他們，沒有一个肯讲出这个秘密的。急得日本鬼子暴跳如雷，机枪拉开了栓，步枪頂上了火，眼瞅着一場大屠

杀就要发生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村子四周传来了喊杀声，“杀呀，冲呀，消灭日本狗强盗”的声音震天撼地。八路军某部一个团政委——馬定夫同志率领着一个连队的英雄健儿火速赶到了。战士们真是个个如同猛虎下山，冲向敌群，杀开一条血路，解救了被包围的群众，直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战斗才算结束。可是，就在这次战斗中，馬定夫政委壮烈牺牲了。

全村群众听到这个消息，个个义愤填膺，誓为馬定夫政委报仇。于是父送子，妻送郎的参军热潮掀了起来，有一百多名青壮年要求到这个连队当兵。太行二分区为表彰馬定夫的杀敌爱民精神，便命名这个连队为“馬定夫爱民模范连”。

馬定夫政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在这个连队代代相传。二十多年来，这个连队一直闪烁着“馬定夫爱民模范连”的光辉。

这是一段光荣的革命传统。

近几年来，这个連队駐守在祖国东北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他們一边学习主席著作，带着敌情苦练杀敌本领，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他們随时随地向群众宣傳毛澤东思想，处处帮助群众用毛澤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現在，就讲几段“馬定夫爱民模范連”組織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小故事。

一九六三年，这个連队执行任务，来到了茗条背村。战士們进了村，就象回到了自己的家，放下背包就干活，挑水扫院，修桥鋪路，样样在行。不几天的工夫，这个連队就把村里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对那些有困难的貧农下中农社員，更是关怀备至。就拿四班房东范大娘說吧！她有个咳嗽气喘病。四班战士看在眼里，記在心中，到处托人买药找偏方，給她治病。范大娘对这个班的战士更是貼心，爱如骨肉，嘴里也不知道說什么才好。

一天晚上，战士們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范大娘凑近战士王金友身边，細声細語

地說：

“大娘有桩心事，不知当問不当問？”
战士王金友一时也弄不清大娘問的是什麼問題。便說：

“大娘，你老有什麼心事，就跟我說吧！”

范大娘理了理鬢角上的白发，十分严肃地說：

“你們住在大娘家里，对大娘好，大娘明白，这一輩子也忘不了。可是大娘就解不开：你們是怎么这样好的呢？”王金友一見大娘問的是这个事，笑着說：

“是共产党、毛主席教导的唄！”

“大娘知道，是共产党、毛主席教导的。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住在北京，你們住在咱这山沟沟里，隔山隔水的，究竟毛主席、共产党是咋个教导法呀？”王金友思索一下，拿起一本《毛澤东选集》对大娘說：

“远隔千里，近在眼前，这是咱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写的书，我們就是讀毛主席的

书，按照毛主席說的去。这样，毛主席虽然住在北京，也和和在咱們跟前教导咱們是一个样。”

“噢！”范大娘双目閃光，郑重地接过那本《毛澤东选集》，双手捧在眼前，仔細端詳，然后說：

“原来你們天天开会，学的論的就是这本书哇！毛主席书里有沒有有什么机密事？大娘想听听，看合适不？”范大娘的声音尽管很低，可是，每一句話都說得那样恳切。

战士放下书本，惊喜地望着范大娘，王金友兴奋得直搓手，高兴地說：

“行，大娘若是願意学，我們拍手欢迎！往后，你老若是有空，就跟我們一道学；若是沒有空，我們就专门給你老人家念。班里学习时，还要請大娘給咱們点撥点撥呢！”

“哎呀！看你把我这老婆子說的！”范大娘兴奋得双手有些顫抖，臉上显出了一堆堆笑紋，轉身出門，去抱柴給战士們燒炕去

了。

长久居住在偏僻山沟里的范大娘，把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安排在星期六的晚上。这天，范大娘早早地收拾好了屋子，炕烧得暖烘烘，玻璃擦得亮晶晶，煤油灯灌得饱饱的，灯罩擦得透明晶亮。范大娘又拿出一张崭新的毛主席像，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像，端端正正贴在堂屋的墙上。像贴好了，大娘神采奕奕地望着毛主席的慈祥面容，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位饱经旧社会风霜，解放后成为国家主人的贫农妇女，她就要读毛主席的书，直接倾听毛主席的话，心里怎能不激动！

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晚学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有关章节。范大娘把炕桌放在王金友跟前，倒了碗开水，一面搓麻绳，一面聚精会神地听王金友念书。

“……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

派。”“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貧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貧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們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对头，他們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紳营垒进攻。”“沒有貧农，便沒有革命。若否认他們，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們，便是打击革命。”

范大娘听得出神了，手里的活儿，早就不知不觉地停下了。这是多么貼心的話啊！句句是真情，字字閃金光，范大娘心里象打开了两扇窗戶，豁然亮堂了。她情不自禁地說：

“毛主席的书，是咱們貧农的天书，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情，讲到咱們貧农心窩里去了。他老人家說得对，他老人家說的一点儿也不錯啊！”

范大娘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山沟沟里，成了头号新聞，象春风一样吹遍了苕条背全村。干部們走上前来找到連部，老爷子、老大娘紛紛到范大娘家串門子，青年人

直接找到战士拜老师，都来参加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会。

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连队党支部做出了决议：帮助人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

五班战士李文学，听了连里的动员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跑回来，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向房东说：“孙大爷，范大娘学习毛主席的书了，你听说没有？”

“噫呀！这么大的事，还能不听说。”

“那你老想不想学啊？”

老孙头捋着自己的黑胡子，嘿嘿直笑：“那还用问，你现在就给大爷读一段吧！”

从这天起，老孙头每天晚上都要叫李文学读一段毛主席的书。

有一天老孙头和生产队长吵了起来。原来是因为今年节气早，队里正在忙着整地、送粪、选种的时候，老孙头没有把家里的活安排好，耽误了两天工，往自留地里送粪，社员对他有了意见。队长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他有点吃不消了，他想：我就给自个干

了这么两天活。队长找上门来了，这不是队长看我有私心吗？可我这自留地也得种啊！就为这，两个人话不投机，就吵了起来。

李文学知道了这件事，他从队长那里了解到这老汉在土改斗地主时是个积极分子，干革命也有一股子冲劲，对集体事业也很关心，只是因为这几年生活富裕了，那股子冲劲渐渐小了，一遇到紧关节要的时候，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就摆不好。

这天晚上，老汉又来学习主席著作。他把烟袋锅往炕沿一磕，叹了口气问：“小李子，你说说大爷学习积极不？”

“积极。”

“可是有人说——嗨！说我学了等于没学。”

李文学想了想，温和地说：“大爷，你老想想，我看你这个事做得也不对，咱是公社社员，应该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

老汉对于先公后己、“大河没水小河干”的道理是明白的。可是，眼前钻到牛角

尖里去了，一时又轉不过弯来。他忿忿地說：“这怎么能和学习毛主席著作扯到一块去呢？”

“大爷，咱們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要用毛主席教导我們的来改造思想嘛！”

“什么？改造？”老汉一听象被蝎子螫了似地站了起来。他头一次听說他还要改造。在他看来，只有地主、富农才需要改造。剛压下去的火，又冒了上来：

“我是貧雇农，給地主扛了二十一年大活，当了半輩子牛馬，我还要改造？誰願意改造誰改造！”說完噎噎噎地走出門去了。

李文学却没有生气，依旧是每到晚上就給老孙头讀一段毛主席著作。第二天晚上李文学笑嘻嘻地問：

“大爷，听說土改时你老还是个老积极呢，跟我讲讲那陣子斗地主的故事吧！”

提起土改的事，孙老汉的話立刻变得象淌不尽的河水，滔滔不絕地流了出来，越讲越高兴。他讲到斗地主的情况时說：“咱啥

苦沒吃过？啥罪沒遭过？咱不斗地主誰斗地主？党給咱撐腰，說把貧雇农利益放在第一位，让咱貧农团起带头……”

“孙大爷，你知道这句话是誰說的？”

“上头說的唄！”

“是咱毛主席說的。”

“毛主席在哪里說的？”

“在毛主席的书上写着呢！”

“真的？在哪儿？”老汉忽地站起来，凑到李文学跟前。

李文学翻开《毛澤东选集》第四卷中《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問題》这篇文章，指着画了紅杠杠的一行字說：“你看：必須將貧雇农的利益和貧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

“哎呀！”孙老汉一拍大腿惊叫道：

“这句话原来是咱毛主席說的呀！”这时候，鬧土改，斗地主的情形又在老汉的脑子里翻騰了起来。他想：鬧土改那陣，群众拥护自己，原来是因为自己按照毛主席說的話

做了。現在群众对自己有意見，原来是咱沒有按照毛主席的話去做。老孙头想到这忙問李文学：

“你看看毛主席現在是怎么說的，咱今天就学习学习。”

“好，咱今天就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紀念白求恩》这一篇文章。”李文学讀完了，又給他讲了一遍。老孙头听得出神，忙說：“学习白求恩，我就得丢掉私心，一心为集体……可你說这改造……”

“这改造么？大爷你先听我給你讲段故事：我剛参军那会，一心想到部队上立功，当英雄。可是一到部队，上級分配我赶大車，我的热勁一下子凉了。但又怕人家說一当兵就挑肥拣瘦的，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了。第二年，看見跟自己一块入伍的有的当了班长，有的当了神枪手，可是自己一天到晚，还是跟着牲口屁股轉，心里想这有啥出息？我找指导員要求改行調換工作。同志們批評我个人利益第一，指导員也跟我說：

‘李文学呀，你讀了不少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是咋讲的，革命工作沒有高低貴賤嘛！沒人赶大車运物資，部队吃的、穿的、用的咋办呢？学了就要用来改造思想啊！’”老孙头听到这里，插上一句說：

“依我看，你这思想就得好好改造改造！”老孙头这时已經弄明白“改造”的意思了，話里也帶上了这个新詞。

“是呀，我說这改造，是件好事，就是照毛主席說的去，丢掉旧思想，换上毛澤东思想，你說改造是不是好事？”李文学作了一个結論，又反过来問老汉，老孙头拍了一下大腿說：“你这么一說我就明白了，咱要早学这篇文章，就不会出这桩事儿了。”

“大爷，咱們学习毛主席的书，就要照毛主席的話去做才对呀！范大娘做得就好，毛主席說，菩薩要农民自己去丢，她就把供天神用的木板都拆了，她做了一块小黑板叫王金友每天往板上給她抄一句毛主席的話让她学。”

老孙头从炕上站了起来，忙說：“今天咱就学到这，明天晚上再接着学，我有一点事要办。”說完，沒管李文学同不同意，迈开大步就走了。

老孙头到哪去了？他当天晚上就找到了生产队长，向他道了歉，把自己准备上自留地的粪，挑到了队的地里。队长发觉后想制止他，他笑着說：“我有办法，把茅坑收拾收拾，那点地滿够用。队长，咱这脑子开窍了，往后你看吧。”

这說的是“馬定夫爱民模范連”五班战士帮助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故事。下边再讲讲八班。

八班的房东姓牟，牟大爷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占海，一个叫占江。有人說他哥俩是两張貼錯了的門神，怎么讲？反的。两年前吵了架，分了家。按照一般道理来讲分开过也沒有什么不好，反正都还是在公社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共同建設祖国大家庭嘛！可是他哥俩却不同，第一是因为吵了架